

心灵霁光

美美与共 吾辈与同

张子才

世界上有一类人最难刻画，那便是文人！文人雅士还好，毕竟斯文；文人痞子难搞，疲以对付；两类之间，尚有一类，谓之性情中人。所谓性情者，乃率性、真性、感性、灵性，乃多情、柔情、真情、豪情是也；本人所属的文坛圈里，A先生当是“性情中人”！与其交往已久，由吾观之，A先生缘于性情，故而博爱！

其一，爱诗文，无文学不生命。A先生首先乃文人，诗酒论道，仗剑天涯，以文为生，以文立业，以文名世，以心为眼，以笔为刀，激扬文字，舞文弄墨，著书立说，虽未必扬名立万，亦已誉满岭南。其钟爱诗文，博览唐诗宋词明清小说，文史哲数理化无所不涉。A先生长久以来以作品开道，凭实力说话。其文风恣意汪洋，大气开张，短篇精悍，时评刁钻，散文唯美，长篇辛辣，报告文学劲道，在嬉笑怒骂、忧患铺陈、雪月风花间，直抵世道人心、天伦纲常，直指社情民意、家国沧桑，对人生之圆融、对生命之诠释、对功业之礼敬，自成一统、别立一家。其自青年起经年伏案，笔耕不辍，至今发表作品逾百万字，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人民日报》《中国作家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散文选刊》等全国各地报刊；其著述甚丰，先后出版散文、长篇小说等著作近20部。

其二，爱饮酒，无酒肉不欢宴。古人爱酒，今人痴烟。A先生两者均沾，且瘾头极大。好饮酒似乎乃文人一大标签，不然何有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？痴烟姑且不说。A先生爱酒肉，且酒量惊人，身边友朋尽皆知晓。其但凡与友、乡贤等聚首，从不计较场地与菜色，首要确认之事项，乃有无酒水？是故吾辈与其聚会，知其偏好，便并不在意选址择日与菜系，只管备足酒肉，只待开宴时推杯换盏、大快朵颐、酣畅淋漓。好酒之外，A先生尚有一大特点，要么不饮，要饮必得尽兴。“尔要斗酒，吾必舍命相陪；尔要挑剔，吾必还以颜色”，对此绝无商量、毫不退让。因有人品与酒量作底，其酒品、酒德、酒风极佳，基本欢迎来饮、来者不拒，几无欲语还休、惺惺作态、耍赖泼皮、以势压人，故与其聚首宴饮往往酒桌气氛亢奋热烈、高潮迭起，亦使每有宴饮必使与会诸君开怀而来、尽兴而归、下回期待。

其三，爱山水，无走读不人生。古人言：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A先生两者皆爱，且魂牵梦绕，如痴如醉。那山水之灵秀、山水之风华、山水之诗意、山水之豪情、山水之绽放，既在A先生之笔下，亦在其心中，更在其脚下。源于职业之便利，亦是本性之使然，A先生遍览祖国大美山河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友朋囊括五湖东西；其每年均前往全国各地采风访友、游历观光，用双眼观察世态、用心灵触摸冷暖、用双脚丈量大地。其不少著述，一路风景一路歌、歌声未歇又登坡；其智者之行与思、行者之感与悟，经由笔下流淌出滚烫之文字，想必便是其热爱山水之诗者赞歌、是其泉涌文思之灵感温床、是其丰富阅历之精彩呈现、是其走读人生之真实写照！

人常言：文人相轻！此既对又错。对，源于自负而不自醒；错，源于相知故而相惜。A先生素来坦荡，且心宽，尤其对晚辈从不吝提携，深得吾辈之敬重。与其相交愈久、了解愈深，故而爱其所爱、惜其所惜，此便同道中人是也！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,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清晨观白鹭

刘利元

听风小筑

没看到鸟影,先听到鸟声。“咕咕”“咕咕”,高一声低一声地叫,含混不清,余音拖滞,像是沉睡中的梦呓,又像是守夜者发出的起床号令。晨曦微露,天地雄浑,隐隐约约能看到红树林的轮廓,宛如山脊,黑乎乎的一大片,铺陈在前方。

借助往日的记忆,本以为停在了台山市海宴镇海侨红树林观鸟长廊前,不想还是错过了。原想把车子倒回去,怕惊扰了鸟儿的清梦,悄悄把车子停在路边,步行返回。有两个入口,我们从后一个入口进入。先下台阶,走过一段儿平路,再攀登至高处。栈道与红树林平行,依傍着海岸,建筑在滩涂里。脚下有清幽幽的浅水,偶尔有鱼虾游动,荡起层层波纹。眼前是看不到边际的团团墨绿,枝叶缝隙里有点点斑白,正是栖息此间的白鹭。

朋友从远方来,问鸟儿醒了吗?大家猜

测,应该将醒未醒。朋友说,那还是不要打扰,我们静静地等吧。看看表,还不到6点,距离日出时间还早。于是自找点位,各自蹲守,寻觅最佳拍摄角度。任何美好的期待都是焦急的,生怕错过一丝一毫。朋友不停地看表,听人说日出时间是6点20分,怎么还是看不到呢?莫非方向错了?用指南针核对,先前说的没错呀!正南是海面,正东正是我们瞩目的方向。略感迟疑的时候,忽然听到“扑棱”“扑棱”的声音,有几只鸟从黑影中飞出,在天空盘旋稍许又飞回。我们攀至最高一层,看到红树林顶部落着白茫茫的一大片鹭鸟,像积雪未消的样子。往前方瞭望,有隐隐发光的黄褐色海面,大海里有影影绰绰的山脉和一座孤峰,应该是青山咀对面的下川岛和葵洲岛。

或许先飞的鸟儿带回了平安的消息,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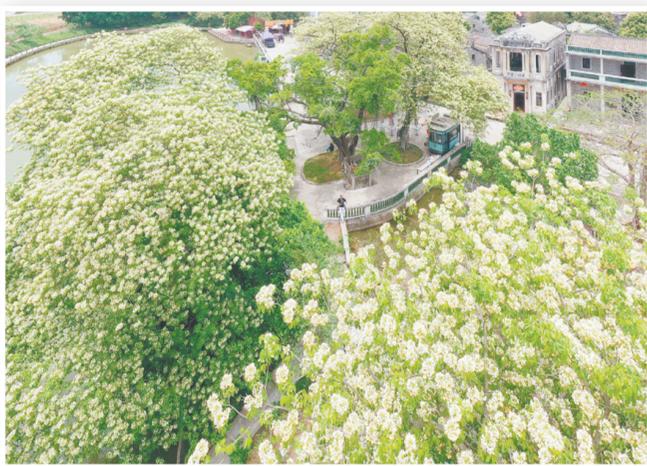
树林里先是间隙传来几声鸟叫,接着传来延绵不绝的群呼。伴随着声声啼鸣,鸟儿们争先恐后地从树林里飞起。刚开始还能追着鸟儿拍照,到后来眼花缭乱,上万只漫天飞舞的鸟儿,让镜头找不到方向。拍了这只便误了那只,索性聚焦长空,对着鸟群抓拍。近处的鸟儿,伸展白色翅膀,垂着两只长长的腿,爪子张开,嘴巴朝着地面,好像发现了滩涂里的美味。远处的鸟儿,振翼高飞,在探寻更为广阔的觅食空间。

用心拍鸟的时候,忽然发现北面的天空发红发亮了。朋友怀疑指南针坏了,再校对一次,方向还是没有错。奇怪了,怎么东方不亮北方亮呢?定睛细看,原来先前看的黑乎乎影子,是一座巨大的山岭,将日头的光线挡住了。虽然没有拍到红日初升时万鸟翩跹的景观,但从始至终观看了鸟儿晨起的过程,还

是感觉欣慰。原来当地围绕“水清、岸绿、滩净、湾美”的目标,对附近的红树林进行修复整治,在保护好天然林的基础上大量补植,有效保护和恢复了近海洋生态系统,栖息此间的鸟类总共有200多种呢!除了白鹭之外,还有夜游、海鸥等许多我们知名或不知名的古怪精灵。

清晨出发时,天幕里还有淡淡的星光和一弯灰白的残月。此时残月依旧,星星不见了。再往红树林顶端看,那层厚厚的“积雪”看不到了,一只只洁白的鸟儿化作点点黑影,消失在天空。滩涂上爬满了螃蟹,浅水里有鱼儿在缓缓游动,风姿盎然的红树林和海棠果、水黄皮、圆叶竹柏等组成的植物群落,静静地矗立着。

海滨有俯拾可见的美景,正等待着有心人发现啊!



《烂漫》郭永乐 摄

诗歌

雨天窗画

杨肖坤

雨天
对窗作画
画一轮明月
月色投进仁和里的老井深处
玻璃晃动着叮咚作响
再画一条古道
伸向赵氏宗祠
窗口顷刻蒙上迷雾
接着便是急剧颤抖
便是七百多年前的风雨飘摇

我赶紧画一条长河
浮着一叶轻舟
眼前瞬即安静了
静得只余我的心跳
向着立在舟上的
那个你

四季话语

听雨敲瓦

梁荣

夏天的脸说变就变,方才还晴空万里,转眼满天乌云,天瞬间暗了下来。还没等我把门窗关好,雨“噼里啪啦”从天而降,敲打着玻璃窗。

又是一阵风,豆大的雨点随风落在玻璃窗上,响起一阵叮叮。雨挺大,落在窗户上的“叮叮咚咚”,如同一首高亢的摇滚乐,望着窗下的车流,倾听这雨,内心激昂,浮想很多。

故乡老屋是木楼,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吊脚楼。房顶或用杉木皮遮盖,或用烧制的土瓦。其实,那个时候的乡下,大家都穷得叮当响,没有太多的钱买瓦,大多是用自家的杉木皮盖房顶。所以,那时候,谁家屋顶全是蓝色的土瓦,说明这家人有钱。虽然一片土瓦才几分钱,但整个楼顶盖下来,少则几千片,多则上万片,细算下来,也是笔不小的开支。我们家生活拮据,屋顶上那几平方米的瓦,是父亲用两年的时间自己烧制的。我们家的瓦颜色和别家的不同,一开始是半黄半蓝色的,历经数年风雨后,已变为褐黑色。

盖瓦的时候,父亲留了个小小的口,铺了块玻璃,亦是“天窗”。想起儿时,每每下雨,我们兄弟几个便躲在吊脚楼里,听雨落下来,在土瓦上敲出各种各样的音乐:一会儿好似双手落在琴键一般,“沙沙沙,沙沙沙”地弹起轻音乐;一会儿是沙哑的音色,“噼里啪啦”地唱起摇滚乐;一会儿是“噼里啪啦”的击打声,在瓦片上敲打着一曲又一曲动人的音乐……顺着雨敲土瓦的声音望去,只见雨落在那碟子般大的玻璃窗上,在窗上跳舞,时而在轻音乐里跳芭蕾舞,时而在DJ曲中跳街舞,时而在缓缓的情歌中含情脉脉地抬脚伸手……对于我们习以为常。

瓦缝之间时常生有不少苔藓,增添了些许生气。这苔藓平日里是不见的,一逢雨下,苔藓就鲜活起来,一抹接着一抹的新绿装饰了土瓦的梦,在我的心怀里成长。

春雨,苔藓初生,浅浅的绿,染在褐黑色的瓦片上,满是生机。夏雨,苔藓伸出细长的腰杆,忍不住开上几朵米粒般的苔花,虽小得可怜,但满是活泼。没等秋雨落来,它们已把瓦片染上一层焦黄……我想,或是因为这瓦片间的苔,这便便喜欢上了雨。喜欢沙沙的春雨,轻轻滴落,像是抚摸,像是拥抱,瓦把它们尽拥入怀。我想,或是因为这楼上的瓦,让我喜欢上了听雨。每当下雨,我会迫不及待地跑到那几方见开的瓦顶上,躺在父亲的摇椅上,竖着耳朵,听雨敲瓦的声音。春雨会在瓦片上敲打出悦耳的交响乐,夏雨会和土瓦合奏出一曲曲令人亢奋的歌,而秋雨最厉害了,她与瓦片对唱,那一首首老歌,动情地唱进我心怀……听着,听着,我欢欢乐乐地成长;听着,听着,我开开心心地离家去异地求学、工作;听着,听着,我莫名地落泪了,发现自己离开家的时间渐渐变长了,异乡漂泊的日子渐渐变多了。曾几何时,我听不到雨敲土瓦的声音了。

雨下得更急了,密集的雨点敲打破璃窗,“噼里啪啦”毫无韵律。远处的车流依然如潮,在雨里流动。望着雨中的车,久久木讷,忽然有悟:人生安然,岁月静好,时光缱绻,何不是最美的幸福?

节气故事

小满胜万全

吴建

小满,不如立春、立夏这些节气名那么直白,也不如清明、白露那么雅致。小满,含蓄而意蕴深厚。满而不溢,恰如其分;不满亦无损其美,分毫不差。大暑大寒,虽名中有“大”,然过于炽烈与寒冷,常有过火之嫌。唯小满,深谙分寸之美。

小满时节,天气还没到炎热的程度,即使到了正午,烈日当空,也不至于让人感到难以忍受。树荫下,蝉声初起,一阵轻风拂过,倒也有几分清爽。小满其实标志着天气开始转热,而且往往会有连绵不断的阴雨天气,淅淅沥沥,下个不停。

此时正值小麦灌浆时节,最需要晴朗干燥的天气,可天公却并不作美,仿佛故意与人作对似的。不过,尽管天气有时让人不那么舒服,但小满毕竟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节气。此时,田野里的庄稼已经开始成熟,麦穗沉甸甸的,压弯了麦秆的腰。稻田里的水稻也长得绿油油的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果园里,各种水果也

开始陆续成熟,枇杷似金,杏子泛黄,桃子转红,每一根树枝上都硕果累累,让人垂涎欲滴。

小满时节,也是农事活动最为繁忙的时候。农民们忙着打晒油菜,同时还要忙着育秧,准备水田。除了农事活动,小满时节还有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。例如,有些地方会在小满这一天举行祈雨仪式,祈求上天赐予充足的雨水,保佑庄稼茁壮成长。还有一些地方会举行祭龙仪式,感谢龙神为人类带来丰收和福祉。这些风俗习惯虽然在现代社会已经逐渐淡化,但它们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。

小满是一个感受自然之美的好时节。闲暇时光,漫步田野,呼吸新鲜空气,聆听鸟鸣吟唱,欣赏蓝天白云下的金色麦浪,顿感心旷神怡。此时,桃花、杏花、梨花虽已落尽,但牡丹、芍药、玫瑰等花卉竞相开放,让人目不暇接。赏花之余,更能感受到

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。

小满有三候,一候“苦菜秀”,此时,苦菜繁茂,可以食用了。我国南方不少地方有小满吃苦菜的习俗。二候“靡草死”,靡草,是指细长的柔软的草,到了初夏时节受不了风吹雨淋,烈日暴晒,陆续枯死。三候“麦秋至”,对于即将成熟的麦子来说,已经是它们的秋天了。

“小满小满,麦粒渐满”,此时,麦类等夏熟作物灌浆乳熟,籽粒开始饱满,但还没有完全成熟。这不仅是对小满这个节气的生动描绘,也是对我们人生态度的深刻启示。季羡林说过,不圆满才是人生。今天你的收获所得,总比昨天饱满一点,但是永远不自满。你种自己的花,结自己的果,丰盈自己的天地,你进一步,自有进一步的欢喜,所以不疾不徐,所以乐来乐乐。让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,像麦粒一样,一点一点地积累,一点一点地成长,直到最后收获满满的果实。

生活物语

秤

佟雨航

妹妹打来电话,说她正在回来的大巴车上。

接电话后,母亲便开始忙活了。妹妹最爱吃红烧鲫鱼,母亲挎着竹篮,风风火火地奔向了菜市场——买鱼。

到了菜市场,母亲径直奔向卖活鱼的鱼市。在一家鱼档前驻足,母亲仔细挑选起来。卖鱼的是一个中年男人,憨厚的模样。母亲挑中了一条最大的活蹦乱跳的鲫鱼,中年男人手脚麻利地把鱼网住并放入了塑料袋中,扎死袋口,放到电子秤上,“3斤1两高的,算3斤,8元钱一斤,24元。”

母亲脸上乐呵呵的,爽快地掏钱付款。老人都这样,抹去了1两分量,少付了

8毛钱,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

母亲又拎着鱼去别处买青菜和猪肉。在卖猪肉的档口前,看到档口上的电子秤,母亲突然想称一下鱼的分量,看够不够秤。母亲趁着卖肉的不注意,麻利地把手中的鲫鱼放到了秤上称。3斤2两!一眨眼的工夫,就多出了1两分量。母亲心里纳闷极了,鱼儿出了水,分量只会越来越轻,咋还多出了1两呢?这时,档主割了肉,看到母亲在用他的秤,脸上立马显出慌张和不悦之色,但由于母亲是老主顾,他也没说什么。

母亲较了真,又接连走了几家档口,偷偷地又称了称鱼,有称出3斤1两的;有称

出3斤2两;还有称出3斤3两的。

母亲不敢再称下去了,拎着鱼急急忙忙返回了家中,找出家里的弹簧秤一称,3斤整。

父亲骂卖鱼的不诚信,明明没少算,却欺骗买家。母亲则在一旁感叹:“卖鱼的还算诚信,其他商贩才真是一言难尽。”自那以后,母亲再买鱼还是去中年男人那里买,中年男人称鱼时依然是每次都比实际重量多说1两,依然是把那多说的抹去不收钱。母亲每次回家都称一称,鱼重刚好还是卖鱼人收钱的分量。母亲每次去买鱼也不说破,虽然没占到1分钱的便宜,但母亲却打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天天享有健康生活

